

## 梦里的事

□ 周大科

院坝里，停放一辆小货车，一辆小轿车。一大早，碾子把爹“请”进小轿车里。

秋雨纷飞，落叶飘零。这样的天气，落帽山里的老人如果不是非出门不可，一般是不会出门的。可是，碾子爹昨夜嚷嚷着要逛一逛公路，碾子就依了爹。

落帽山又高又陡，站在山谷望山顶，帽子要望落，山名就是这样得来的。碾子家在山上，一出门就是下坡。下坡有三道拐，以前是羊肠土路，下雨天又溜又滑，老天下的仿佛不是雨，而是油。后来将土路拓宽，建起了水泥路，两辆小轿车能轻易错开，不过还是三道拐。

雨洒在车前挡风玻璃上，形成一道道细流，雨刮器卖力地刮着。下第一道拐，碾子说，爹，不要怕，不管是雨天，水泥路也不会湿滑，但车跑水泥路，比人走土路更稳当呢。碾子记得，童年的下雨天，爹背他上学，就在第一道拐摔过跤，爹一身泥，而泥在他身上没沾一点。下第二道拐，碾子说，爹，不要怕，有了公路，车子跑比人走强百倍呢。碾子记得，爹曾在下雨天扛一捆竹子上街卖，在第二道拐摔一跤，伤了一匹肋骨。下第三道拐，碾子说，爹，不要怕，这段路最凶险，因为下边是悬崖，不过我的技术好，路况熟，不会有丝毫危险的。碾子记得，曾有好几人在雨天从这段路摔下悬崖，有的负了伤，奇迹生还了，有的没那么幸运，变成了一幅挂在堂屋的黑白照片。

下完三道拐，迎面遇上一辆黄色面包车，车的左右两边喷有“农村客运”字样。这种车，村民叫赶场车。公路通到村，通到户，逢场天，村民一个电话，赶场车就到这户人家接人。有了这种车，农村客运做到了出家门，上车门。碾子说，爹，强子和我抓阄，他抓了客运，我抓了货运。这种天气，没几人赶场，跑起来没劲。没劲也要跑，得讲信誉嘛。我跑货运，今天没生意，正好带您逛公路。

没跑多远，又遇上一辆灰色面包车，车的左右两边喷有“快递”字样。碾子说，爹，那是顺子的快递车。啥是快递呢？就是人坐在家，想买东西就在手机的网络平台上找，平台相当于街上的商铺，看中哪样商品，点开，付了钱，然后就有专人很快把商品送到家里。农村自有了公路，快递就能入户，电商就能进村。啥是电商呢？就是人坐在家，也能通过手机把要卖的物品卖出去。比如咱落帽山村，水果专业户、中药材专业户、土猪专业户、跑山鸡专业户，线下线上都卖。线上卖，就是手机上卖。手机上卖的，本乡邻镇的由我送，出县出省的由快递送。

和快递车会面不久，就来到三岔河。三岔河，是三个村公路的交会处。另两个村，一个叫摸云山，比落帽山还高；一个叫大包梁，比落帽山矮一些。三岔河有一个城乡公交站，站台有琉璃瓦雨棚，有水

影，仿佛看到她攀着晨露采撷过路黄、夏枯草的画面，听到溪水吻过茯苓的絮语。我走过去，站在母亲的身边，轻声问道：“妈，这药有用吗？”母亲眼神里充满坚定：“草木是有灵性的，它们会帮你赶走疼痛。”原来草木的慈悲，是要熬过三遍滚水才能尝到的。母亲的心，却在晨暮中摇曳了二十年。

转过身，我开始把药渣晒在阳台。褐色的残叶在春风里舒展，渐渐化作蝴蝶的形状。一日我发现鸡血藤抽出了新芽，在钢筋混凝土的缝隙里，它替我长出通往山野的根须。疼痛化作经络间游走的气，推着我去嗅雨后新翻的泥土，去触摸老槐树破裂的皱纹。

清明那日，我带着药渣上山。松针铺就的软毯上，去年的鸡血藤已开出淡紫的花。山风卷走掌心的残渣，“草木”如保命符一般被母亲护在怀里。衣服被草药撑得鼓鼓囊囊，母亲如同身穿布偶的道具人，在雨里踉踉跄跄。望着母亲头顶那团湿漉漉的白发在雨中结出的水晶，钢筋铸就的墙门外，刮了一阵强风，刺耳的风声戳破了心底坚硬的冰锥。在风雨中我破天荒地挽着母亲的胳膊，把半个身子假进了她的怀里。

回到家，头道药汤泼进瓷碗时，浓苦直冲天灵。母亲在砂锅前守着文武火，身影在水雾中若隐若现，仿佛被洒成一幅写意的水墨画。当第二遍药香漫过窗棂，直冲天灵的苦涩里竟渗出清甜，我看着母亲的背

影，仿佛看到她攀着晨露采撷过路黄、夏枯草的画面，听到溪水吻过茯苓的絮语。我走过去，站在母亲的身边，轻声问道：“妈，这药有用吗？”母亲眼神里充满坚定：“草木是有灵性的，它们会帮你赶走疼痛。”原来草木的慈悲，是要熬过三遍滚水才能尝到的。母亲的心，却在晨暮中摇曳了二十年。

影，仿佛看到她攀着晨露采撷过路黄、夏枯草的画面，听到溪水吻过茯苓的絮语。我走过去，站在母亲的身边，轻声问道：“妈，这药有用吗？”母亲眼神里充满坚定：“草木是有灵性的，它们会帮你赶走疼痛。”原来草木的慈悲，是要熬过三遍滚水才能尝到的。母亲的心，却在晨暮中摇曳了二十年。

## 历史尘埃中的文脉寻踪

在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泛黄的《周氏宗谱》记载着这个文学世家的迁徙史：从华阴入蜀，再迁泰州，最终融入江南文化版图。周麟之《寄伯父元举》中“我家百笛门，族望甲乡国”的自豪，与陆游“千年史册耻无名”的慨叹形成奇妙呼应。这种家族记忆的传承，恰似杜甫“诗是吾家事”的文化自觉，构成了中华文脉延续的重要载体。

青城山丈人峰下的摩崖石刻，至今留有模糊的“周敬述”题款。当游客驻足凝视这些风化的字迹时，或许能感受到历史深处传来的文化脉动——那些被时光湮没的诗人，终将以诗句的形式获得永恒。正如“踏花归去马蹄香”穿越千年尘埃，在宋徽宗的画院、周麟之的诗注、王安石的墓志中次第绽放，最终在现代学者的考辨中重获新生。

后来因为过度放牧等原因使草原严重退化，风景差了许多。近年来，国家已开始发展草原建设，逐步改良天然草场，然而，要回到最原始的美丽还任重道远。

不远处，有年轻的恋人在一张小桌上摆着炒龙虾、凉皮子、椒麻鸡，坐在山坡上吃着美食看山脚下的风景。距离我们不远，几位哈萨克人围坐在一起，中间铺着的布单上撒着奶疙瘩、馕（一种面饼）、包尔萨克（一种小吃）等吃食，奶茶的香气四溢中聊着我们听不懂的家常。

张师傅把带上的西瓜放在河水里，浸泡了一会儿，等到吃时，从这冰凉的天山雪水里拿出来，刀轻轻一碰，瓜就在清脆声中，露出了红色的脸。汪曾祺先生所言：“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山风在撩拨中将我们的呼唤声吹遍了山谷，所有的一切抖落山间，抖落在顺着溪谷缓缓流淌的天山雪水里。此刻，风动，心也动。

## 草木方

□ 青婉

野的呼吸。紫苏叶在铜称上轻轻震颤，三七根须垂落如雨帘。陶罐里正进行着古老的置换反应——人参的皂苷置换我血液里的自由基，鸡血藤的鞣质与CT造影剂发生酯化。

翻涌，蒸腾的雾中，母亲与老中医交流、比画，我伫立在门外怏怏不乐。母亲走出来，将我拉进屋里，一边对医生陪着笑脸，一边耐心劝慰着我。我想：从小到大，这应该是她第一次如此和颜悦色地宠着我。她推门进来时，我正蜷缩在止痛针编织的幻梦里。她粗糙的手掌覆住我冰冷的额头，掌心残留的艾叶清香漫过我的鼻翼，床前的面盆里，黑黢黢的水上漂浮着艾叶、紫苏的残渣。氤氲的水汽中，弥漫着浓郁而苦涩的药味，额头的毛巾如三月的暖阳拂去了冰冷的寒气。钢针渐渐退化成蒲公英的冠羽，在药香里飘散。灰白的鞋底上沾着车前草籽，遗留在城市的地砖缝里，扎根、崛起。那些被疼痛割裂的昼夜，忽然被掌心的香气织成香甜的梦。

翌日清晨，母亲便把我拽进了老中医的药铺，药铺藏在巷子深处，青苔漫过门槛，木格抽屉吞吐着山

野的呼吸。紫苏叶在铜称上轻轻震颤，三七根须垂落如雨帘。陶罐里正进行着古老的置换反应——人参的皂苷置换我血液里的自由基，鸡血藤的鞣质与CT造影剂发生酯化。

野的呼吸。紫苏叶在铜称上轻轻震颤，三七根须垂落如雨帘。陶罐里正进行着古老的置换反应——人参的皂苷置换我血液里的自由基，鸡血藤的鞣质与CT造影剂发生酯化。

野的呼吸。紫苏叶在铜称上轻轻震颤，三七根须垂落如雨帘。陶罐里正进行着古老的置换反应——人参的皂苷置换我血液里的自由基，鸡血藤的鞣质与CT造影剂发生酯化。

野的呼吸。紫苏叶在铜称上轻轻震颤，三七根须垂落如雨帘。陶罐里正进行着古老的置换反应——人参的皂苷置换我血液里的自由基，鸡血藤的鞣质与CT造影剂发生酯化。

野的呼吸。紫苏叶在铜称上轻轻震颤，三七根须垂落如雨帘。陶罐里正进行着古老的置换反应——人参的皂苷置换我血液里的自由基，鸡血藤的鞣质与CT造影剂发生酯化。

## 绿色的风

□ 朱传瑜

来一次亲密接触。

松树塘除了拥有茂密的原始森林，还因七八十年代出产驮挽、驮乘兼用的军用品新品种伊吾马而闻名。驾驶员张师傅就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军马场人，他说伊吾马的品种优良，具有耐寒吃苦、爬坡越沟、刨雪啃草的健壮体格，在全国比赛中拿过大奖。“我爱马场我爱马，马场就是我的家；牧工最听毛主席的话，为保祖国养军马……”张师傅哼唱起了他从小听到大的歌。

我们将车停在松树塘附近，如今不再见军马，却见往来于木垒拉煤的货车。冬季，松树塘就变成了占地1000亩的大型滑雪场，有当地哈萨克人在这里做滑雪教练。一年四季的自然资源为当地牧民搞活经济递出了橄榄枝，解决了当地牧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

张师傅说，儿时的松树塘水草更是丰美，山谷里的草高可没膝，各种不知名的野花、中草药漫山遍野。

疼痛像一株倒生的鸡血藤，每年立春准时破坝而出。它在眉骨间盘虬，探出细密的触须扎进血管，把CT室的白光绞成钢筋森林里的蛛网。胶片里模糊的灰影，是钢筋在骨缝里锈蚀的年轮。

缓解病痛的“良方”是母亲手里提着的一大袋药草，辗转三次，走了半小时路，才到了我的手里。接到她时，蛇皮袋里的艾草与紫苏叶正进行着光合作用的迁徙。她眉梢沾着晨露，夸耀她的配方，坚信这一袋子草木可以治好我的顽疾。

一踏进门，便着手安排今晚得熬什么水给我敷头，明晚得用什么方式替我按摩脚底穴。其实她并不懂任何的医理知识，连脚底按摩也是从小区门口足疗店的广告中听来的。可她信誓旦旦的表情似乎已经确认了“良方”一到，也必能药到病除。对于母亲的话，我权当耳旁风听听，并未放在心上，于我而言我更愿相信医院的仪器与权威的诊断。我不忍戳破那些混杂着足底按摩与视频里偏方的医理——就像她永远相信，艾草能驱散核磁共振的电磁雾一样。

子夜，疼痛在骨缝里布下阴霾阵。我如一条被热浪冲到沙滩上的银鱼，张大嘴巴不停地呼吸，骨缝间的触须摇身一变如同万千钢针从鳞片中进出，疼痛刺激着我的脑神经，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白茫茫的大海上刺眼的白光比酷夏的骄阳更令我窒息，我分不清浑浊的世界里，哪里是

## 周述与“踏花归去马蹄香”的蜀地遗韵

□ 午言

“踏花归去马蹄香”这句传世名句，因宋徽宗画院考试的逸闻而广为人知。南宋俞成《萤雪丛说》详细记载了这桩艺林佳话：政和年间（1111—1118年），宋徽宗设立画学，以古人诗句命题选拔画师。当“踏花归去马蹄香”的考题公布时，众画工皆苦于如何表现无形之香。最终有位画师匠心独运，描绘群蝶追逐马蹄的景象，既避开了直接描摹香气的困境，又通过视觉意象唤起嗅觉联想，堪称艺术通感的典范之作。这个故事不仅成就了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经典案例，更使这句诗作获得超越文学范畴的文化生命。

## 千年诗谜的考辨之路

自南宋以降，关于此诗句的出处争议不断。李鼎《梅花衲》误归唐末诗人胡曾，蒋一葵《尧山堂外纪》错植于苏轼名下，《禅宗杂毒膏》误收入释如琰诗作，更有《花草粹编》将其署名“京师妓”。这种混乱状况，实则折射出宋元时期文学传播的特殊生态——文人雅士在诗酒唱和中，常将佳句剥离原作独立传播，加之坊间刻书校勘不精，导致名句与作者逐渐失联。

破解这桩文学公案的关键，藏在南宋周麟之的《海陵集》中。这位官至同知枢密院事的文臣，在《呈鄂人李金判》诗注中明确写道：“先侍郎仕孟蜀王为翰林学士，有‘踏花归去马

蹄香’之句。”结合王安石为周彦先撰写的墓志铭，我们得以还原完整的传承链条：后蜀翰林学士周述，入宋后任太子中允，其孙周彦先，六世孙周麟之。这种通过家族世系考证文学传承的方法，恰与陈寅恪“以诗证史”的学术路径不谋而合。

## 锦官城里的文化拼图

周述生活的后蜀时期（934—965年），成都在五代乱世中奇迹般保持着文化繁荣。孟昶设立的“翰林图画院”比宋徽宗画院早两个世纪，其命人书写的《官箴》“尔俸尔禄，民膏民脂”镌刻在全国州县衙署。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周述得以参与天台山禅院联句雅集，留下“树老中庭寂，窗虚外境澄”的禅意诗句。这些文学活动，与赵崇祚编撰《花间集》、黄筌开创“黄家富贵”画风共同构成了西蜀文化的三维图景。

五代十国时期，地方政权常以汉、唐后裔自居以证正统，这种政治修辞在韦庄《秦妇吟》“传闻梁王归政主”中亦有体现。“濯锦江边醉几场”不仅印证了创作地点在成都，更暗合后蜀宫廷的宴游风气——孟昶曾命人在成都城遍植芙蓉，造就“四十里如锦绣”的盛景，这正是诗中“芙蓉城下”的历史注脚。

## 乱世文人的精神图谱

周述的人生轨迹堪称五代文

人的样本。作为华阴周氏入蜀支脉，他凭借文才获得孟昶赏识，官至侍郎。北宋灭蜀后，与欧阳炯、幸寅逊等蜀地文人同被征召入汴梁。这种“贰臣”身份使其创作充满微妙张力：“当初酒贱宁辞醉，今日愁来不易当”的今昔对比，既是对往昔锦江宴游的追忆，也暗含对现实处境的隐忧。这种“双重书写”的文学策略，在由蜀入宋的文人群体中颇具代表性。

诗中“拂石坐来衫袖冷”的细节尤见功力。北宋费昶《梁溪漫志》记载，后蜀宫廷盛行“夜宴文化”，孟昶曾创制“水晶莲花漏”计时器专供夜游。诗人独坐冷石、夜露浸衣的描写，既是对宫廷夜宴的物质呈现，也隐喻着繁华背后的孤寂体验。这种“以物观情”的手法，上承李商隐“留得枯荷听雨声”的含蓄，下启姜夔“淮南皓月冷千山”的空灵。

## 名句传播的文化力学

“踏花归去马蹄香”的传播史，堪称古典文学接受史的微观样本。该句在南宋突然“爆红”，与临安画院复兴徽宗遗制密切相关。邓椿《画继》记载，南宋画院重开考试时，“踏花”考题再度出现，促使该句进入文人话语系统。而它能在各种文体中自由转换——既可作为酒令妙对，又能入词牌《瑞鹧鸪》，还能作为禅

妄谈高度的人  
离不开茶香茶叶翻动身体的时候  
有人推杯换盏  
有人亮出了洁白的手臂明德有茶山，忙着采茶的人  
已经藏不住了，一片无限可能的  
茂盛与青绿六十年，甚至更远  
一棵一棵去数  
烈日是煮沸的水

## 映山红

血在烧  
山在舞它们的火焰是难以言说的  
——吻痕中  
害怕守身如玉为脚步而指认营山、渠县、平昌  
再就是红遍山顶这一面  
鲜明的旗帜

□ 陈少华

（外一首）

## 明德有茶山

我知道的，那晃动的枝条  
害怕你的手，会摘下  
一个小小的眼神

本版责编：农夫 田禾